

朱謙之著

音樂的文學小史

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

朱謙之講演

音樂的文學小史

泰東圖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五日出版

定價大洋三角五分

△外埠寄費加一▽

音樂的文學史

(全一冊)

版權所有

著者 朱謙之

發行者 趙南公

印刷所 泰東圖書局

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

分局

上海四馬路一二四——五號
開設南京花牌樓長沙南陽街
代售處各省各大書局

音樂的文學小史目錄

序

中國文學與音樂之關係

|| 長沙第一師範講演 ||

平民文學與音樂文學

|| 長沙平民大學講演 ||

詩經在音樂上的位置

附錄 音樂的文學史用書要目

這是我在長沙的演講集，以一星期在吉祥旅舍做成的。現在把他刊布出來，求朋友們的指教！

朱謙之

一九二四，十一，廿五。
南普陀。

音樂的文學小史

朱謙之講演

中國文學與音樂之關係

——長沙第一師範講演——

(一)

現在講中國文學史的，有新舊兩派：舊派以劉申叔的中古文學史，謝无量的中國大文學史爲代表。他們所下文學定義是：

『彩繡之美，是文本義，屬辭義同彩繡，亦命曰文。』

所以顧名思義，謂『非偶詞儷語，不足爲文。』這自然太把文學看成『圖式化』了。其實文學的本質是『情感』，如沒有『情感』，便有『妃黃儷白』的外觀，也不算得文學。他們都喜歡引易大傳『物相什故曰文』這一句話來解釋，其實易經完全是哲理的書，他所說的『物』是在『情感』的一流中，決不是那有空間樣式的『物質』。劉申叔謝无量都是不

懂周易而濫用周易說法，卻不知周易所謂『物』，正是『言之有物』的『物』，就是『情感』這一物，而那文選派的『偶語儷句』，好比無靈魂的美人，也算得『情感』這一物嗎？胡適之先生說得好：『文學而無情感，如人之無魂，木偶而已，行尸走肉而已。』（見文存頁八）所以舊派對於文學所抱的『形式主義』，完全是錯了的。

新文學就是白話文學，自從胡適之先生老實實的攻擊舊派，有意主張白話文學以來，早已風行全國，誰也沒有非議了。在這文學革命的潮流中，我只有萬分贊同，不過『白話文』雖然應用極其廣大，而『白話文學』終不能完全建立。胡先生的唯一宗旨是十箇大字『國語的文學，文學的國語』。中國若想有活文學，誠然必須用國語的文學，但怎麼樣才能成就『國語的文學』呢？難道只是出了幾百種白話報，就算得『文學』嗎？關於這一點，我以爲胡先生們的根本錯誤，在沒有認清『文學』的界說，在沒有認清文辭和學說的不同。胡先生的好處在不用典，不用陳套語，不講對仗，不避俗字俗語，不作無病之呻吟，不摹倣古人，但胡先生的壞處，在太把文學散文化了。其實散文決不是文學的極點，胡先生在五十年

來中國之文學裏很表同情於章太炎先生。章氏論文說『文者包絡一切著於竹帛者而爲言』一切無句讀的表譜簿錄，和一切有句讀的文辭，並無根本區別。既然承認文學只是『應用』，只是『代言的工具』，也自減少文學的意義和價值了。所以胡先生一面反對言之無物的文選派，一面又自己跳入『表譜簿錄』的圖式當中，請問似表譜簿錄這一類東西，也有『逼人』的力量嗎？也有情感可言嗎？可見胡先生要不分別美文和應用文實在太籠統了。文學之爲文學畢竟有他獨立的位置，不能和史傳學說混在一途。胡先生在講哲學史時候，很喜歡用漢學家的方法，却爲什麼在這箇地方連阮元文筆對就忘却了呢？阮元的學海堂文筆對，羅列了許多材料，使我們知道中國文學本有『文』『筆』之分，即是『美術文』和『應用文』之分，這點很值得我們注意的。

我呢，以爲如果要建立中國的『活文學』，先不可不純稟客觀，把中國文學的本義和特質研究一下才好。中國文本分兩大類：(1)文(2)史。史是記載一事，確如其事，如『二十四史』『資治通鑑』『碑文』『墓誌』之類，但決不是文學。章學誠言六經諸子都是史，(六經

當中，詩經自是文非史，可見表現純理的學說文，如「經傳」「諸子」也不算得文學。然則『文』是什麼？我以爲『文』只是『情感的表現』，文學所以能表現作者人格，完全由於情感的魔力。史是什麼？『史』只是『理智的表現』，據事直書，凡可寫錄成冊子的都是史。又稱爲『筆』，禮記曲禮篇說『史載筆』，孔子修春秋也說『筆則筆削則削』，可見文筆之分，其源流很遠，不是起於晉宋時代，不過到了晉宋而文筆的區分格外明瞭罷了。依當時的說法，大概有二種意義：（一）『文』是情感的，『筆』是敘述的——金樓子立言篇說：『至如不便爲詩如閭纂善，爲章奏如伯松，若是之流，泛謂之筆；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。』（二）『文』是音節諧和的，『筆』是不講音節的——文心雕龍總術篇說：『今之常言有文有筆，以爲無韻者筆也，有韻者文也。』南史范曄傳『手筆差易，文不拘韻故也。』這箇韻就是指音節而言。總之所謂『文學』都是有情感和聲韻的，凡無情感聲韻者都只得謂之『史』或『筆』，不得謂之『文』，并且情感和聲韻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，作者所暗示的情感愈專，便音樂的含有性也愈大。因爲文學是直接觸動感情，所以在感情極

高的文學中，絕沒有知識概念存於其中，所有的只是『真情之流』一瀉而出，然而這不可思議的魔力所產生的作品，卻正是表情最自然最美的聲音，和聲音同聲音連合而成最美的言語，所以一字一句一嘆一唱，都有自然的和諧，這就是有韻爲文的道理了。所以金樓子說：『文者惟須綺縠紛披，宮徵靡曼，脈吻適會，情靈搖蕩，』這一段話實在把文學之爲文學，完全都說盡了。除了『宮徵靡曼情靈搖蕩』這八箇字外，請問天地間還有什麼叫做『活文學』呢？

但是文筆的區分，雖在中國文學史上關係極大，而文筆區分的真義，卻給舊文學家完全弄糟了。阮元文言說道：『韻卽聲音，聲音卽文也，』依照他的話，也許在清代早就有『音樂的文學』發生了。但他一轉語間，又以排偶爲文，說什麼——

『凡偶皆文也，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，乃得名曰文，文卽象其形也。然則千古之文莫大乎孔子之言易；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，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，何後人之必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，卽尊之曰古也？』

居然擡出一位孔子來作他『駢體四六』的護符，（看過江晉三的易經韻讀以後，便知一部易經也是以聲音爲主，雲台之說非是）文學既只是純粹美麗的形式，便『妃黃儷白』無所不至，其末流遂至如劉申叔一派竟謂『儷文律詩爲諸夏所獨有，今與外域文學競長，惟資此體』（中古文學史頁一）說來可笑亦復可憐，怪不得胡適之先生老實不客氣有『文當廢駢，詩當廢律』的主張了。我以為這實在是白話文學的長處，其實排偶這一體過重人爲音律，在鍾嶸詩品已譏其『文多拘忌，傷其真美』，清代文人相沿下來大講六朝駢儷之作，『摳摵太多，真氣不出』，徒爲誤解了周易『物相雜故曰文』這一句，遂鑄成文學史上一箇大錯！

依我意思，只有『情辭聲韻』的才算活文學，所以活文學是寫下來的情感，並且這種情感和音樂有關係的。就說史傳文罷！如果他敘述結構是情感的，便也自有文學的價值了。好比傳記遊記小說一類，常使人恍然如身歷其境，這自算得『歷史文學』了，但終竟因不能歌唱的緣故，算不得文學的正宗。須知最好的中國短篇小說，於其在史傳去找，不如在韻

文中更覺文學趣味格外濃厚些。如孔雀東南飛，陌上桑，上山採蘼蕪，木蘭辭，長恨歌，琵琶行，都是小說體的敘事詩，較之周秦諸子書中的說符說林說難，那一箇更近於文學的呢？唐之傳奇文自然是很好了，但總不如元明人把他排成曲子，更覺好聽。由這一層，可見歷史文學實在不如『音樂文學』更有『逼人性』，而且本身分明就是『音樂文學』的一種副料。那就可見中國文學應以『音樂的文學』爲正宗了。但是這『音樂文學』又從何說起？在文學史上有何根據呢？說到此使人不能不記起阮元所謂『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』的子夏詩序來，詩序裏有最妙的一段——

『詩者志之所之也。發言爲詩，情動於中而行於言，言之不足故嗟歎之，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情發於聲，聲成文，謂之音……』

這裏情文聲音一節，實在說得妙絕，所可惜的就是子夏詩序除了蹈襲禮記樂記兩段外，再也沒有什麼貢獻了。樂記原文是——

『凡音者生人心者也，情動於中，故形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。』

『故歌之爲言也，長言之也，說之故言之，言之不足，故長言之，長言之不足，故

嗟嘆之，嗟嘆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』

但無論詩序如何不對，我們總可知道把樂記裏論『歌』論『聲』的話來論『詩』，這實在是當時講文學的通例，即守舊如詩序，也不能免。而這『情動於中，故形於聲，聲成文』簡直把『情感』『音樂』『詩歌』三者合爲一體，真是道着中國文學的好處了。虞書說『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詠，律和聲』也是一箇說法，一點不差。如果這還不算中國文學美的特質，再也沒有中國文學可言了！如果這還不算中國文學的箇性，再也沒有什麼箇性了。所以在中國最著名的文學批評家，如劉勰的文心雕龍，也阮阮然以詩歌樂合爲一談，樂府篇說：『詩爲樂心，聲爲樂體；』又說：『樂辭曰詩，詩聲曰歌。』鄭樵通志（卷四十九樂略）說得更明白了。樂府總序說：

『自后夔以來，樂以詩爲本，詩以樂爲用，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。』

又正聲序論說——

『詩爲聲也，不爲文也。……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，其詩則謂之歌。作詩未有

不歌者也。詩者樂章也。』

原來中國二千年來的文學定義，便只是『詩者樂章也』這幾字包括盡了。顧亭林日知錄卷三說：『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。』但全祖望便否認其說，謂『正詩乃正樂中事，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。』（經史問答卷三）卽就詩體而論，如毛詩孔疏說：『詩句更不見有九字十字者，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也。』可見這種『音樂的文學』確是中國文學的美質，過去的文學如此，未來的文學也是如此。以下卽將這二千年相傳的『音樂文學』把歷史進化的進化態度去說明他。

(二)

中國文學衰弱的原因，由於『歷史文學』之混亂『音樂文學』太厲害了。龔定盦說：『樂雖司樂掌之，樂不可以畛存，儒者得之史，非得之司樂。』案此卽歷史文學混入音樂文學

的明證。好比詩經這部書，本來是中國最好最古的『音樂文學』，是何等溫柔而真摯的作品！但是自有詩序以後，詩經就完全由『音樂文學』化而爲乾燥無味的政論和歷史了。關於詩序的批評，前有鄭樵姚際恒，近有吳時英的毛詩序考，都說得很好，用不着我再來攻擊，不過我有所痛恨的，分明是男女甜蜜的戀歌，也改成詩人諷刺時政，或歌美國君的作品；分明是男女期會的歌辭，也要大發揮其政論；我真不知作者是何心理。但一檢通志樂府總序便明白了。鄭樵說得好——

『仲尼編詩爲燕京祭祀之時，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。古之詩今之辭曲也，若不能歌之，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？不幸腐儒之說起，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，而以說相高，漢朝又立之學官，以義理相授；遂使聲歌之音湮沒而無聞。』

『義理之說既勝，則聲歌之學日微……蓋聲失則義起。』

又正聲序論說——

「嗚呼！詩在於聲不在於義，猶今都邑有新聲，巷陌競歌之，豈爲其辭義之美哉？直爲其聲新耳。」

由此看起來，一部詩經本是爲聲而不爲義，漢儒處處以義理說詩，實在把一部最好的『音樂文學』都埋沒盡了。反之我們要懂得詩經的真面目，便不可不從詩經與音樂的關係上着眼。

（第一）試看孔子刪修的旨趣，是爲音樂定的。原來孔子在論語上說『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』；史記世家說『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，以求合詔武雅頌之旨』；這就可見孔子刪詩沒有別的，就是把那不可歌唱的刪去罷了。剩下可歌唱的有三百篇，所以說『誦詩三百』，言可誦的詩，只有三百首也。鄭樵樂略正聲序論說得好——

『孔子曰：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亦謂雅頌之聲有別，然後可以正樂。又曰：關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亦謂關雎之聲和平，聞之者能令人感發，而不失其度，若誦其文習其理，能有哀樂之事乎？』

然猶不如程大昌詩議說得更透澈——

『論語曰：夫子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。雅頌各得其所於樂正之後，非樂而何？子謂伯魚曰：汝爲召南周南矣乎？爲之爲言，有作之義。既曰作，則翕純嘽繹有器有聲，非但歌咏而已。』

這是何等偉大的發明！明末賀貽詩著詩觸卷首論『詩經與歌謠諺不同，皆爲樂章，』可見詩經和音樂相關，本成定論。你看孔子在八歲時候，季札觀樂，樂正所奏的便知端底。左傳記道——

『請觀於周樂，使工爲之歌。周南召南曰：美哉！始基之矣。猶未也，然勤而不惰矣。爲之歌，邶鄘衛曰：美哉！淵乎憂而不困者也。爲之歌，王曰：美哉！思而不懼。爲之歌，鄭曰：美哉！其細已甚。爲之歌，齊曰：美哉！泱泱乎大風也哉。爲之歌，豳曰：美哉！蕩乎樂而不淫。爲之歌，秦曰：此之謂夏聲。爲之歌，魏曰：美哉！渢渢乎。爲之歌，唐曰：思深哉。爲之歌，陳曰：國無主，其